

孟繁勇： 以「時間軌跡」 開拓小說多維化時代

青年作家、時間軌跡寫作方式創建者孟繁勇，早前出版了新作《金銀圖：天國密令》。這是他以時間軌跡創作的系列通俗小說《金銀圖》的第二部。以往建立在扁平化寫作基礎上的小說，視角被禁錮在時間與空間的局限裏。「時間軌跡」應用於小說創作，則是對「小說是時間的藝術」予以變革性的創新發展，把束縛作者的「鐐銬」變成翅膀，讓故事變得更加好看，「迎來小說的多維化創作時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十公里大深度」 呈現「一厘米小切口」

1864年，湘軍攻陷天京（南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一朝傾覆，忠王李秀成在獄中寫下萬言自供狀，並表示願意將國中一切悉數奉上，最終卻被曾國藩下令處決，傳說中「金銀如海」的天京巨額財富自此不知所終。曾國藩為什麼違背朝廷明令，一定要殺了李秀成？曾國藩幕僚趙烈文、李成俊的筆記日記裏都記載了哪些細節？李秀成自供狀到底有幾個版本？為什麼曾國藩要刪改塗抹原文？呂集義在曾氏藏書樓抄到了什麼？1913年南京城挖寶有什麼內幕？中統CC系到底有沒有尋到太平天國的寶藏？

《金銀圖：天國密令》以尋找太平天國寶藏為主線，以《李秀成自述》《曾國藩日記》《能靜居日記》等可查閱的文獻典籍為基礎，使用懸疑推理手法，貫通古玩鑒偽、符號推演、版本尋蹤、武林賭鬥，講述驚險曲折的現代故事，呈現尋寶題材與文化懸疑的雙重體驗。

作者孟繁勇本身也頗具傳奇色彩。他有兩個身份：作家與記者。作家是生活，記者是職業。他說，「我當記者的原因，和其他人不一樣，我是為了寫小說。」

「新聞事件表面上看只有一厘米的寬度，但記者扎下去，需要有十公里的深度，那才是新聞事件背後的真相。」早年入職媒體時某位負責人對孟繁勇所說的話令他記憶至今。在記者崗位上，他一幹就是15年，跑過社會新聞，幹過深度調查記者，累計採訪過近5,000個有故事的人，也曾經歷被採訪對象摔砸錄音機、在暗訪時被關進過小黑屋……扎實的記者生涯不僅讓孟繁勇積累大量鮮活的現實素材，也讓他得以持續深度觀察甚至介入他人的命運起伏。

「其實小說創作也一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背後是什麼，需要用一厘米的小切口，十公里的大深度來呈現。」孟繁勇說。

「武當閉關」 精研時間軌跡手法

孟繁勇的作品有一個區別於其他作家最為明顯的標誌，他使用時間軌跡的創新手法來講述故事。「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時間軌跡闡釋了對時間的全新定義，「在小說中存在的時間，含義完全不同。時間順序並非過去、現在、未來，而是過去、未來、現在。在此過程中，過去，是早已消逝的未來；未來，是尚未到來卻已注定消逝的現在；現在，是不斷消逝的過去。」孟繁勇說。

在他看來，這三種時間形態，每一個皆為獨立時間，每一個獨立時間，皆包含着過去、未來與現在。當敘事策略不再由視角主導，而是建立在時間軌跡之上，這確實是一種寫作思維模式的重要改變。

孟繁勇說：「作家面臨兩個重大問題：怎麼寫，寫什麼。時間軌跡是對怎麼寫領域的創新。」在此情況下，小說文本的視角由無邊際的關鍵獨立時間產生的時間軌跡代替，生成了故事的發展脈絡。進而，故事從敘事視角的某一固定的單一性、扁平化，向時間主導的多元性、立體化方向發展，由此帶來敘事格局、文本呈現方面的變化，迥然有別於傳統小說。

為了這一創新，孟繁勇於2017年夏前往奇峰怪立、谷澗縱橫的武當山「閉關」。在高山險峻、深山叢林中思考着時間軌跡的命運。他想以時間軌跡全新的創作手法活下來，為更多的讀者接受。「我拒絕人生毫無價值與意義，不能接受虛



◆圖為孟繁勇
受訪者供圖

度一生。」他說。

「呈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精彩」

孟繁勇早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莊周睡了，莊周醒了》，是最早具有時間軌跡創作鮮明特點的作品之一。同樣的文字、情節，出現兩本書。按照一般的閱讀習慣讀第一遍時，出現第一本書《十洲死亡之旅》。閱讀完之後，從第一頁重新開始第二遍閱讀，第二本書《羽化的蝴蝶》又呈現在讀者面前。兩部作品文字和情節相同，卻彼此獨立，各自擁有不同的人物和主題，且都構思嚴密、敘事清晰、故事完整，完全是不相干的兩部作品。

近年來，孟繁勇將時間軌跡寫作方式投向尋寶偵探題材系列小說《金銀圖》。他說：「我不認為尋寶和偵探故事就是俗，純文學就是雅。其實雅與俗並不矛盾，雅俗共賞的故事可以為更多讀者接受。」對於孟繁勇而言，尋寶與偵探系列的創作，是時間軌跡的生死之戰，「我必須拚盡全力，寫出一個好看暢銷的故事，時間軌跡才能夠活下去。」

隨著《金銀圖》系列第一部《崇禎寶藏》和第一部《天國密令》的相繼出版，很多讀者都注意到「時間軌跡」並予以點評、讚賞。這讓孟繁勇感到十分興奮：「以好看暢銷的故事吸引讀者，有第一個讀者了解時間軌跡是什麼、對寫作的影響是什麼，接下來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時間軌跡就會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認同。」

當由時間軌跡創作的新的文學世界呈現眼前，讀者們會看到更多不可思議的故事。孟繁勇說：「那是以時間軌跡之心，講述故事的純粹與優雅，呈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精彩。」

杭州：「偏安」之城

杭州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像樣的首都。

或者說，她根本不是首都，亦不應該是首都。靖康二年，金人南侵，擄去徽欽兩宗。康王趙構登後攜室南渡，先是把杭州升格為臨安府，定為「行在所」，之後再順勢把臨時安居之所正式定為國都。是故你去杭州，絲毫不會感受到如北京、西安和南京帶給你的帝都風範與痕跡。

杭州也不會帶給你什麼歷史厚重感，雖然她的歷史當然並不薄——良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最早發源地之一。杭州亦不是出讀書人的地方——跟「天堂的另一隅」蘇州相比，自隋唐開科取士之後，後者出了五十位狀元，而杭州則三分之一也不到。

按作者吳曉波的話，杭州的宿命就是「偏安」。她不在任何軍事要道上，所以「可有可無」，卻正因如此，她並沒有經歷過「百日圍攻」、「人相食」和「屠城」等慘況。但因為處於物產豐饒的寧紹平原的咽喉，杭州成為了大運河的最南端，方便糧食徵調北運，漕運商業亦得以大興；南宋時期更是「全民皆商」。同時，杭州又山清水秀，經過白居易、蘇東坡等落魄文官的描述包裝後，成為了充滿詩意的宜居之地。

這個宜居之地當然充滿了大大小小

的故事。因「盛」、「沉」諧音，依運河行舟為生的杭州人至今仍忌把「裝飯」說成「盛飯」而寧說「添飯」。奠定現今杭州城基本格局的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鏐懦弱怕事、只會尊佛謝潮。「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女詞人」李清照喪夫後在杭州失節改嫁，不過一百天便告丈夫貪腐，要求離婚，雖長居西湖邊沒多遠達二十多載，但從未以西湖為題寫過墨。距離武林門不遠的天主教堂堂天水堂，彩繪玻璃紀念杭州首位天主教徒（兼朝廷命官）楊廷筠，於明末僅僅六年便把天主教信徒增加了一萬多人。每人南巡六次的康熙皇帝喜好在杭州題字寫詩，因偏愛龍井茶而讓龍井茶得以成為「天下百茶之首」。富可敵國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嘗試通過壟斷江南蠶絲供應以抵抗西方的商業侵略，最終卻慘淡收場。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年少時為了保命而被家人叮囑萬萬不可承認是旗人（常書鴻實為長大後的漢名）。毛澤東一生到杭三十九次，共留了五百多天。自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三十年杭州人，又再「善買」了，且不只馬雲一人。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儼如一輛華麗的杭繡；作者亦不忘提醒大家，杭州有國家級的絲綢博物館（另一家國家級博物館為中國茶葉博物館——同



為「可有可無」的產品）。

副題《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取得有點靈巧：把一部杭州傳淡化為個人看法，創作空間立時大增（事實上，書的歷史材料看來非常豐富扎實）。全書的敘事手法古怪多變：時而把話筒交給馬可李羅，並指出杭州六公園的塑像把馬可李羅「弄得太蒼老了」，一會又以一位「對綠香和班章茶的熱衷似乎已超過了對男人的興趣」的女友去帶出「西湖邊的爱情故事，都奇奇怪怪的，女主角主要有三種，要麼是妓，要麼是妾，要麼是妖」的觀點（「三種女主角」分別以蘇小小、祝英台和白素貞為典範）。書中二百來張有趣的插圖分擔了不少說故事的工作（作者的眾多個人照也許強化了「我和杭州」中的

書評

文：李雅言

《人間杭州：我與一座城市的記憶》

作者：吳曉波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我！」。然而特寫為本書拍攝的漢服女生照不一定符合所有讀者口味；「天水堂前的外國人」插圖中竟是三名回教婦女、《人民畫報》1952年6月刊封面配圖，左上角竟仍標記着網絡出處來源等，則是可避免的製作小瑕疵。於馬可李羅的敘述中，交待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杭州期間，還學會了唱波斯語歌曲，它是由一位叫 Shiraz 的波斯吟者創作的」；Shiraz 應為 Hafez Shirazi，即來自 Shiraz（伊朗城市設拉子）的 Hafez。

恰巧杭州是我居住過的首個內地城市。這部吸引的作品，卻倒勾起我與該座城市的一個記憶。從杭州名小吃蔥包餡（以油炸餡與小葱作餡烤製的卷餅）到西湖畔岳王廟內的秦檜夫婦下跪銅像（旁邊豎着「文明出遊，請勿吐痰」的提示牌），杭州人並沒有忘記秦檜這位陷害忠良的奸臣。殊不知有一次在飯局中，聽到一個奇特的觀點：歷史對秦氏非常不公，因為他只是保護宋高宗利益而已，而宋高宗如果能自己偏安當皇帝，又為何會積極冒險北伐救父教兄云云。如斯異論，會在其他城市我找到嗎？

Ubik 尤比克

作者：菲利普·狄克

譯者：蘇瑩文

出版：寂寞



《銀翼殺手》作者，被稱為「科幻小說之魔」的菲利普·狄克精心打造多重現實絕妙風味小說。人類已移民月球，心靈超能者成為日常行業。超能事務所老闆葛倫為了生意上的麻煩，前往瑞士的半活賓館諮詢妻子艾拉，因她正處於「半活中陰」態——死後冰凍，偶爾解凍接上儀器，可與活人溝通。接着葛倫拿下一筆大案子，要帶手下前往月球工作。這群人中領頭的是窮哈哈的心靈偵探喬·奇普。甫抵月球，一行人就中了埋伏，奇普等人帶着一口氣的老闆葛倫撤退，但怪事卻接連發生——周遭世界開始時光逆流：香菸過期、咖啡發霉、電話資料是幾年前的、銅板成了過時貨幣，僅存收藏價值。甚至同伴也快速衰老、乾枯死去，隊上新來的女孩，竟聲稱有能力回到過去去改寫歷史？然後，死去的老闆葛倫在一些詭異小地方顯靈，留言竟是：你們全死了，我還活着！奇普必須尋找真正的答案……

哥本哈根三部曲 2：青春

作者：托芙·迪特萊弗森

譯者：吳岫穎

出版：潮流文化



托芙·迪特萊弗森是丹麥的國寶級作家，作品《童年》《青春》《毒藥》分別詮釋一位女性的童年、青年、婚姻階段，可獨立亦可串連，被譽為哥本哈根三部曲，並公認為經典代表作。三部曲的主題圍繞在女性的經歷和生活，對複雜的女性友誼、家庭和成長世界的描繪動人而出色。她也被視為自傳式寫作先驅，三部曲取材於她自己的經歷，讀起來卻像是最引人入勝的小說。在《童年》中，她以抒情和生動的力道，記錄了自己早熟的兒時回憶。托芙對於閱讀及書寫的天分，在兒時便嶄露頭角，也助長了她急欲脫離原生家庭的少女之心。這樣的渴望伴隨着年齡的增長，在《青春》裏表露無遺。

絲路上的帝國

作者：白桂思

譯者：苑默文

出版：聯經



在中世紀，中亞是世界經濟、文化和學術的中心，當時中亞人的成就，點燃了現代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火種。本書將中亞歷史置於世界史框架之中，講述中亞各帝國的興衰更迭，解釋為什麼數個世紀中，儘管受到各地文化的滲透和影響，中亞依然在東西方不斷碰撞、互動的背景下長期湧動着各種文化洪流，並引領着科學、藝術等領域的發展，一次次地為世界文明帶來革命。中亞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局部的、被忽視的地區，而是理解文明歷史的中心。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 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與其古籍封塵，不如送給別人

三十多年前，我返內地買書，想買《史記》、《漢書》，但店員說賣光了，我便改買《宋書》、《南史》、《北史》、《梁書》、《魏書》等，放在鉛架背包裏，背着回港。

這三十多年裏，我搬過幾次屋，這幾本古籍，便跟着我舟車勞頓。最近一次搬屋，竟把它們放在鞋櫃裏，實在於心不忍。後來同事說學校有個地方，可以安置它們，我便把它們帶回學校。但那個地方很少人到，又陰暗，我不忍心把它們放在那裏封塵。

今年教中四中文和文學，有一位同學，中史知識非常豐富，我問他：有興趣看廿四史嗎？他說有，我便把這些書分五次送給他。有同事問我：你的書會重看嗎？我感到慚愧，其實大多數我買的書，都未曾看過。袁枚說：書非借不能讀也。我深以為然。

現在一張公共圖書館的借書證可以借八本書，兩星期內還，如沒有入預約，最多可以續借五次。十二星期看八本書，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即一年我們可以看三十多本書。借書證是通往知識大廈的通行證。

◆文：小絲